

雲遊
中歷
紀記
程存





遊歷記存

朱書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存記歷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序

予生平好遊。今天下疆域凡十五區。予足跡所到已三之二。於是仿桑欽、酈道元以道里爲經。以見聞爲註。作遊歷記若干卷。曰兩畿。曰燕秦。曰燕梁。曰秦楚。曰閩。閩字疑涉下文而誤豫章。入燕曰閩浙。入揚州曰江行。凡遊必橐筆研楮墨。命一童子負之以隨。所至見奇石山水碑碣。卽下馬記錄。或大雪摩挲。手爲之僵。或暴赤日中汗淋漓如雨下。不少輟。人往往環聚而笑。甚或爲犬所狂囓。不顧也。又喜登陟。遇懸壁峭崿。必上其巔。亦可謂有遊癖矣。少時侍先大人。聞崇禎之季。流賊蹂藉中原。行數十里。皆不能達。伏莽草竊乘時起。一出門卽恐犯不測。賊至竄草中。聲息惟恐聞。兒啼則閉其口。輒至死猶不免俘掠。地蕪連數千里。無人烟。人聚山砦以守。山東、河南北多響馬賊。行者聞箭如鴟叫。急下馬立俟。盜至罄所有奉之。乃去。又歲大饑。孤客行道中。童孺女婦能取之以爲糧。蓋遊之難如此。今幸天下無事。予又迂拙。無所求於天下。天縱之使遊。是亦前古後今快意之一時也。夫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桑欽、道元值世亂。南北割據。所著書多其未親歷之境。後人每不得其處。卽我生之後。滇黔尙用兵。海上連歲設戍。倚檐。倚檐荷檐疑是而立。今皆漸次底平。塞北笳吹。逾於南海。所在候人設食。惟恐客不適其館。嶺越之表。具酥酪以餉北客。子身獨宿。不挾春糧。而逍遙乎數千里之外。曾無所恐。他日者。安知不覽予之書。羨予涉歷之遠。而浩然以歎也邪。雖然。予年三十四出遊。今經十餘年。亦且老矣。宿松北有白牙之山。雷水所出也。史閣部忠清公嘗擊

遊歷記存

清 宿松朱 書字綠著

燕秦之道

燕秦之道三。由大名抵河南。叩函關。南道也。由井陘渡蒲坂。叩潼關。中道也。由居庸循塞上。達榆林。北道也。南道坦少紆。中道半險徑。北道險。予癸酉甲戌兩歲中。數往反焉。皆出中道。初以騎。後皆羸車。羸車安於騎。然於眺覽不宜。匪盛寒暑。則騎便也。因疏其道里。聞見如此。

廣甯門西南行三十里。經盧溝橋。

廣甯門。金之正西門。曰彰義。今猶因之。明嘉靖中。築南城。此其西南隅之門也。明崇禎甲申三月。賊抵彰義門。宋獻策初云。觀兵城下。十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墮一天啓大錢。一當五用。獻策云。此破城兆。發一大砲。樓角遂崩。門有崇文稅課分司。門外道北有天甯寺。元魏剏。始曰光林。隋曰宏業。唐曰天王。金曰大萬安。明宣德間改今名。寺有塔。高十二尋。隋所建。以藏舍利者。四周綴鐸萬計。音無斷時。僧云。音斂則光現。又西有真空寺。明世宗入繼大統。駐於寺西。距門十里有義井庵。或曰蜜井。明成祖駐蹕甘其泉。故名。由門以西。春夏多積水泥淖。小石疊疊。人馬足著之顛滑。秋冬晴爽。即灰沙獵獵。風中不能胸。或用紗霧眼。比里許。面積塵如搏土。人不能識矣。盧溝南北更甚。盧溝鎮城。崇禎中建。庚午後。

風景蕭條。用言者議。當橋北規里許爲城。名拱北。二門。南曰永昌。北曰順治。今改永昌曰威嚴。有兵守之。盧溝本桑乾水。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發爲渾泉。雁門雲中諸水皆會焉。水經注曰。涿涑水也。東南流合涇水。桑乾水。涇水並受通稱矣。元河渠志曰。小黃河。今按本一水也。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燕人以黑爲盧也。水嘗衝溢爲患。屢經修築。爲費不貲。說者欲倣唐裴行方遺法。於上流引水爲田。宋臣宋琪議伐遼云。桑乾屬燕城北隅。遼西壁而轉。如於燕丹陵下堰之。灌高梁。河水必溢。三五日彌漫百餘里。卽幽州隔在水南。賊騎來援。已阻水矣。孤壘必克。按此則宋時此水在燕城北也。元運道遡盧溝而上。直達大同保安州。自大同古定橋起。至盧溝橋務里村止。約八百餘里。內可以舟行者七百二十七里。陸運者八十八里。然水峻激。奔流善崩。又濁易淤。淺不勝舟。故金元欲通漕。卒不果。石橋橫跨二百餘步。傍皆石欄。石獅踞杆首。形狀奇巧。金明昌間所造。名山藏云。嘉靖三十四年造盧溝橋成。陶仲文先獻萬金助工。加歲祿千石。金初以盧溝曉月爲京都八景之一。元明人多咏歌之。曉星殘月。曙景蒼然。亦可觀也。橋南是樵司。

渡盧溝橋。五里經長新店。又二十里經良鄉縣。

天啓元年。用御史李日宣言。長店。大井。柳巷。五里店。太平塢等處。自都門至良鄉。每五里築墩堡。宿兵十名。備盜。今畿內伏路官兵。蓋其制也。長新店有小岡。路爲水壤。多沙石。店南有石橋。良鄉漢縣。莽曰廣陽。唐以不從安史之叛。改名固節。舊治涿州北四十里。後唐莊宗時。移置鹽溝。以趙德鈞鎮之。鹽溝

一作閻溝。發源宛平縣龍門口。流與廣陽水合。注盧溝。今城外水也。其城景泰中築。宏治時甃甃。今爲地震所壞。縣東有浮屠在山上。其驛仍名固節。金主亮荒淫。召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氏至驛問何名。左右以固節對。氏曰。吾得死所矣。遂自殺。後烏祿爲帝。卽世宗。稱小堯舜者也。

又南三十五里過舊店。又十五里渡琉璃河石橋。又十五里經先峰坡。又五里渡胡良河石橋。又十里涉涿水。經涿州。

未至舊店五里。道東有宏恩寺。明勅建者。牆宇峻整。柏林鬱茂。舊店一名豆店。又作寶。琉璃河。金史作劉李河。宋敏求入蕃錄作六里河。孫汝澄曰。卽聖水也。水經注曰。聖水出上谷。東過良鄉縣南。今按水自房山龍泉峪。流至霸州。入拒馬河。拒馬合盧溝也。水極清泚。尤多鴛鴦。永樂間曾修河橋。嘉靖時濬河。置橋其上。名其橋北曰仙積。南曰永明。橋長數十丈。橋畔倚一鐵竿。長數十尺。以鎮水怪。俗謂王彥章所遺鐵篙。謬矣。名山藏曰。世宗好箕仙。以箕示建琉璃河橋。立殿以鎮之。雷禮橋隄記曰。時逢霖潦。散漫奔潰百餘里。凡陸輓跌馳者。動阻滯不能涉。甚或四方驛奏。坐視愆期。上幸承天。觀之惻然。回鑾勅修石橋。橋長四丈五寸。闊三丈五寸。高一丈三尺五寸。水溝八道。隄南北東西。共長五百餘丈。按此自見造橋本末。顧以爲受命箕仙。恐非是。水經注曰。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首受涑水於徐城。東南徑良鄉。西分洹水。世謂之南涉溝。卽杭水也。名勝志曰。北涉溝。南涉溝。俱在縣東。至涿州入桃水。方輿紀要曰。南涉溝卽督亢水。北涉溝在涿州西北。自涑水縣流入。卽洹水。然此洹非趙之洹水。彼自出潞。

安。今道途匆遽，未能詳也。橋南舊有嘉靖離宮，今不存。市集繁盛，胡良河北有延壽寺，亦明勅建者。河上石橋，南連石隄，中道有大碑亭。萬歷八年二月，涿州二橋記也。張居正撰文，其名爲人鑿損。二橋記曰：涿州北有河二，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距城七里。自紫荆關外鐵巢崖入者，曰巨馬河，距城二里。每伏秋水暴至，歲漂溺常數百人。皇太后因州人請建橋，自以宮中金募工，成胡良河橋一，巨馬河橋一，高廣各二丈，長三十餘丈，費不過七萬。往嘉靖建琉璃河橋一，費三十萬。茲二橋之費，不當四之一，而堅緻精工，乃過之。按孫汝澄謂胡良河爲聖水，太岳謂涿州城北河爲巨馬河，證以水經，聖水當屬城北河，巨馬河當在城南。然水經注曰：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首受涑水。又曰：巨馬河卽涑水，則止此一水。曰巨馬，曰聖，曰涑，曰桃，曰涿，曰挾，曰挾活河，曰奇溝，曰岐溝，曰督亢溝，曰阪泉，其名自殊耳。然應劭云：涑水東注涑水，則入桑乾也。水經注云：巨馬水於平舒北，南入庫池，則又不同，難以考信矣。明一統志曰：挾河自房山縣東南流，與胡良河合。方輿紀要曰：挾河在縣西二十里，亦名巨馬河，是更互異也。要之，州以涑水得名，涑水在其北也。又曰：范陽，范水在其南也。涑水橋今圯，但存石隄里許。秋冬架木爲梁，列仙傳曰：琴高者，趙人，以鼓琴事宋康王，爲舍人，後辭入涑水中，乘赤鯉來，留月餘，復入水去。按宋去燕遠，水經注載琴高騎鯉在芒碭穀水中，其說亦不合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留其民於涿鹿之阿，此燕山建都之始。燕爲涿邑，漢爲涿郡治，莽曰垣翰，魏改范陽郡，然舊亦有范陽縣。秦末，蒯通說范陽先下是也。唐始爲涿州，名勝志曰：城周九里，形如凹字，相傳顓頊時所築。明景泰中

甃碑石自秦以後明以前天子幸涿州者凡二隋煬帝自江都幸此伐高麗宋太宗自并州幸此伐遼隋因以亡宋亦無功而還計自石勒襲破王浚涿水南北歷晉宋齊梁陳皆淪異域隋唐財能一之未幾天寶十五載安祿山稱帝不奉正朔中僅一歸於五代之唐不久岐溝以北復淪契丹直至明太祖混一區宇後乃建都凡二百七十餘年噫何多故也由晉至今幾二千年其歸於一統者僅三四百年爾自都建於燕四方萬國來同其來道於此合其歸道於此分州真衝煩地也

興縣

涿州北門外淞城而西行十五里經樓桑村東又十五里經松林店又二十里經高碑店又二十里經定入城而南而東齊魯吳楚閩越之道也淞城而西而南趙魏秦韓楚蜀黔滇之道也城西北隅有華陽臺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處名勝志曰范水在州西南水北曰陽范陽郡名以此許奉使行程錄曰近城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廣陽城在州西南十五里漢封劉良於此卽樓桑村也村爲漢昭烈故居故有三義廟祀昭烈而以關張配焉按金王庭筠廟記當時兩廡配祀諸葛孔明關雲長法孝直在東龐士元張翼德簡憲和在西極爲允當三國志但言三人情好若兄弟自小說竊爲桃園結義荒怪之譚於是俗多爲三義廟像設關張並昭烈而坐君臣同席大爲不經甚至寇盜聚黨皆以壯繆爲師殊可恨也村南舊有梁門城文天祥詩曰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今無矣去村三里爲酈村酈道元故居也元注水經者本涿人而易涑巨馬呼沱澠涇殊草草不備何耶南

有張桓侯廟。松林店當近岐溝關。宋時與契丹分界處也。雍熙三年詔曹彬北伐。破涿州。尋敗績於此。或曰在州西南三十里。或曰四十里。方輿紀要曰。一曰奇溝。又曰祁溝。唐末所設。彬等既敗。夜渡巨馬河。趨易州。遼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按此則巨馬河又當在店南矣。水經注曰。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注之。今自松林店南。並無水足以應之者何也。定興本范陽境。金始置縣。今屬保定府。縣北一里有祖車騎遯故里。

又十里涉易水。又二十里經固城店。又三十里經白塔鋪。又十里經安肅縣。

水經曰。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故安今易州也。注曰。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又東與濡水合。許慎曰。濡水入深深渠。二號卽巨馬之異名。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濡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濡又並亂流入涑。是則易水與諸水並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至勃海平舒縣。與易水合。平舒今大城縣也。按史記。趙與燕易以龍兌。汾門與燕。燕以葛城。武陽與趙。酈元謂易水南過武遂縣。爲武遂津。津北對長城門。謂之分門。卽史記汾門一作梁門。或作粉門。而文山詩謂樓桑在梁門北。則岐溝又當屬易水矣。總之。易、涑、巨馬、涿、濡、范。古多通稱。不能定也。今此渡處。俗呼北河。東南至新城南十里爲白溝河。涿水、琉璃、胡良諸河來注之。入虜池。下會桑乾。至直沽入海。宋遼止以白溝爲界。則岐溝當是此河也。又按燕都東北西三面以山爲險。南一面獨平無險。然其險在水。故蘇秦曰。南有滹沱易水。自雄莫東際海。多積水。遼出兵未嘗由此。宋臣請自順安西至西山。遏水爲塘埭。以限戎馬。雖云十萬土囊。

可得路。然設險亦先王所不廢矣。白塔鋪有塔七級在道左。安肅古遂城。宋眞宗咸平三年。楊業子延昭守遂城。會大寒。灌水城上。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通鑑注曰。遂城今安肅縣。然太宗時劉廷翰敗契丹於遂城。注又稱滿城縣。今按安肅於宋時爲安肅軍。亦名靜載軍。則遂城當爲別屬矣。又西南十五里涉漕河。又十五里經保定府。

漕水水經注。曹水也。出寧縣曹河澤東南。巡北新城縣故城南。又東入於徐水。燕之疆域止於易水。過此卽趙境矣。戰國時武王所封諸侯。惟燕及楚耳。齊、韓、趙、魏皆篡奪之國。秦最後封楚亦子爵。本蠻彝不同燕。燕孤懸邊塞。逼近追貊。乃能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與周室同歷八百年。蓋亦盛矣。秦楚之際。六國各立後。燕獨無後。顧炎武曰。燕與秦不用宗姓。俾其城壞。故不能復興。予以勢度之。或秦政以荊軻之故。棄疾於燕。夷滅其族。亦未可知也。保定。秦之上谷。非燕上谷也。燕上谷在今宣府境上。漢末公孫瓚於易州稱易京。蓋鉅鹿信都涿郡中山之交也。宋爲保州。一名保定軍。一名清苑郡。明正統中設順天永平巡撫。以備邊。成化初始兼設二撫。分轄畿內。一駐遵化。一駐保定。後設薊遼總督。移巡撫駐真定。又移順德。大淸初設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後裁。今止設巡撫。仍駐保定。而清苑一縣附郭內焉。保定北郭外道東有楊忠愍公祠。公保定之容城縣人。名繼盛。明職方兵部員外郎。論權相嚴嵩被禍者也。北平王源曰。忠愍與楊左同以直諫死。然忠愍當神宗時。上方英明獨斷。猶冀萬有一悟。死諫固宜。楊左當熹宗時。上不與聞國事。一切皆魏璫爲之言。魏璫二十四大罪。卽於魏璫之前以

此而死。則愚矣。故楊左不可與忠愍同論也。予謂忠愍職在兵部。上無格心之位。下非言責之官。卽不言非過。而強聒致變。位卑言高。亦可悲已。裁以聖人用夫之道。疑未盡也。容城元有劉因。明有忠愍。近有孫奇逢。皆豪傑。容城墓門。及保定皆有賜祠。此祠建自武文達。歷五十餘年。郡丞常大忠。及邑人魏一龍重葺。孫奇逢爲之記。祠像面白皙。頤豐鬚髯五道。其前卽金臺驛。按燕之金臺在易州。此趙地。不當有金臺也。京師南十六里亦有之。蓋後人所做築也。西有忠烈祠。祀甲申死難者。流賊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人震恐。署府事同知邵宗元。徐州人也。與總監方正化。故光祿少卿張羅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遣監軍御史金毓峒與城上人盟。始得帥其衆入。居公廨。先是建泰陰有異志。已而京師陷。賊遣其黨趨保定。射書與建泰約降。建泰召衆至。索宗元印予賊。宗元不予。逼之。涕泣被而久之。大呼曰。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名科甲。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因擲印拔刀自剄。衆或抱持。相率納印。宗元散。建泰夜約賊。明日城陷。宗元被殺。猶握印。賊斷兩指。乃得取去。方正化及新知府何復。張羅彥兄弟。婦女皆死。金毓峒不受建泰招。亦死。保定後京師五日而陷。或曰。攻圍二十四日。舉人劉會昌等同死。祠南面文職十有四人。東廡監生緒生三十有八人。西廡武職二十有八人。東廡監軍一人。西廡義民二十人。後婦女一百有七人。皆設主。崇禎時。申用懋請畿內設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事不果行。保定雖駐巡撫。而無兵衛。所以陷也。畿內明設皇莊。今設八旗軍屯。軍屯

東路及於河間。西路及於保定。初以緼環之所至。卽歸八旗。居民世業田園。室廬墳墓。皆不得而有也。稍健者反賃爲佃。而納穗秸焉。頃得于撫軍成龍稍伸紀法。小民略獲登邱墓云。

又南二十五里經大激店。又二十五里渡方順橋。又三十里經慶都縣。

大激店南有會水河。雙石橋。蓋徐河也。宋太宗端拱二年。都巡檢尹繼倫敗契丹耶律休哥於徐河。河出易州。水經注曰。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郎山南。郎山者。保定北山。漢戾太子之子遁此。故名也。出山又名順水。一曰沈水。一曰泉頭水。至高陽入於博。志曰。初出灘石。衝激聲聞若雷。曰雷溪。方順橋屬滿城縣。水出西北山中。下會徐河。或曰。徐河卽清苑河。城西水。水經注曰。徐水東逕清苑城也。慶都。漢望都城。側有堯母墓。曰靈臺。水經注曰。成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後漢堯母碑曰。慶都仙沒。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其名。曰靈臺。宋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從之。按此皆謂慶都靈臺在山東也。邑有柳宿城。漢宣帝母王夫人入朝。與父母別於此。

又南三十里經清風店。又二十二里涉唐河。又八里過定州。

清風店夾道植榆柳。陰映日月。如行華陰道上。土俗于振擊柝。四更而曉。唐河卽澠水也。水經曰。澠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靈邱。今大同蔚州屬縣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澠水出焉。東流經於河。自倒馬關入定州。合恆水。逕唐縣。遂名唐水。地道記曰。望都縣有委粟關。水經注曰。中山城有小山在西側。水

銳上若委粟焉。又曰：唐水一名雹水，自合恆水，一曰恆川，卽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水逕中人亭南。晉荀吳帥師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今在慶都境。水經注又有博水出望都，亦名濡水，入於滏。春秋齊與燕會於濡水。杜預曰：濡水出高易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是濡水與虜池、滏、易互舉通稱矣。定州古中山國。魏文侯樂羊滅中山，今有樂羊城。初，武公封唐，爲周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太史餘曰：中山淫昏康樂，逞欲無度，其先亡矣。魏文侯既滅中山，以封太子擊。水經注引馬融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漢立中山郡，景帝封爲侯國。昭烈之所肇也。莽曰常山，北魏立安州，改定州。初，趙石建武築城立宮後，燕因都之。志曰：州漢博陵郡，按博陵、蠡吾故縣，沖帝以侯入繼，追尊其父翼陵曰博陵，因置郡。隋乃移博陵於此，非漢也。唐以後皆曰定州。宋太宗北伐時，契丹將遁，有于越者請以五千騎嘗師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間道邀師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援兵大至，宵奔定州矣。州一名定武軍，名宦於宋極盛。韓琦、宋祁、趙抃、呂公著、蘇軾、管師仁之屬皆在焉。州地飛沙揚灰，行者苦之，今屬眞定府。

又南三十里經明月店，又二十五里經新樂縣。

新樂，漢之新市也。新市有二，其一在楚漢陽地，縣爲北新市。新樂縣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溝。唐范希朝、張茂昭、朱邪執宜及王承宗戰處也。溝在鎮定二節度之界。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晉常陽。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布疑是市字之說。縣曰知錄曰：晉之滅狄始於魯宣公十五年。

滅潞氏十六年滅里氏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廬咎如。而上黨爲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羣狄於大鹵。而太原的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於是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而晉境東接於齊。先後八十餘年。而鮮虞猶不服。平狄之難如此。今屬眞定府。道旁有無極令范君去思碑。君名永嘉。字玉蒼。上元貢生。初爲余宿松縣教諭。余初爲弟子員。甚相得。會有某進士者。宿松邑大夫分校所得士也。來謁邑大夫。頗通賂賂。余貽書謂之。某悲立請君欲召余面訴。君從容謝曰。朱生狂。召未必來。卽來恐復不遜。若何。且苟無其事。何卹人言。誠有之。宜覆匿。毋益彰之也。莫如無召。某不懌而止。是時某挾邑大夫勢。頗恣肆。君以片言止之。咸服其能持大體。後遷無極令。都門遇予。約予過無極。若欲有以濟其貧者。予卒未往。聞頗有善政。然不悅於豪猾。未幾卒於官。無子。一女適陳戶部子。戶部名奕禧。海甯人。邑有伏羲臺。臺有碑。字剝落不可讀。又南渡沙河三十五里經伏城驛。又十里涉滋河。又三十五里經眞定府。

沙滋皆不入水經。大抵西北出北岳之麓。東南流入淖沱。沙河水甚盛。滋廣可二里許。常涸。沙漫難行。眞定楚封張耳常山王於此。入漢爲恆山國。蓋卽趙之東垣邑也。漢高十一年。上擊東垣下之。更命爲眞定。唐初爲鎮州常山郡。顏杲卿以之抗安祿山者也。後爲成德軍王庭湊拒命。韓愈奉詔宣諭。復馳詔止愈。毋徑入。愈徑至賊營。責以大義。庭湊聽命。蘇軾所謂勇奪三軍之帥也。自幽州首亂。安祿山及子慶緒。歷史思明朝義。李懷仙。朱希彩。泚滔。劉怱。濟總。張宏靖。朱克融。李載義。楊志誠。史元忠。張仲武。

直方、張允紳、簡會、張公素、李茂助、可舉、李全忠、匡威、匡儔、劉仁恭、守光。凡二十有八人而滅於晉。是爲盧龍軍鎮。冀自李寶臣、維岳、王武俊、士真、承宗、承元、庭湊、元達、紹鼎、紹懿、景崇、鎔。凡十有二人而滅於梁。是爲成德軍。盧龍軍有州九：幽、薊、營、平、涿、莫、檀、瀛、成德。軍有州六：恆、定、易、趙、深、冀。蓋燕趙亡而匈奴之禍亟於漢。兩鎮亡而契丹金元之禍汔於宋。以一國一鎮之力，捍外而有餘，以天下之力，衛內而不足，是可慨也。宋真定爲河北西路治。明末真定設巡撫。崇禎十一年，大清兵南下，督臣盧象昇、宣興人也，禦於保定，轉戰至真定，巡撫張其中絕其糧餉。軍中五日無糧，城門閉，使者轉呼東南二門，自未至申城上，乃傳云：有銀無糴，奈何！十二月，以餓卒戰於南宮之賈莊，夜三鼓，大清兵合圍，猶力戰。自辰至午，力竭而歿。大清兵乘勝南下山東，破濟南，登萊真定府城甚大，環郭皆稻田，池盡荷藕，風景殆河北所少也。治東龍興寺，後有天甯閣，一名大悲閣，九間五層，高一百三十尺，中有觀音像，高七十三尺。宋開寶初建，附郭縣曰真定。

西郭外五里渡，滹沱河。又西二十里經趙陵村，又三十里經獲鹿縣。

滹沱，禮記作惡池，周禮作虜池。漢書作吁沱，俗曰蒲桃河。寰宇記曰：滹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孤阜山。漢書注曰：出大戲山，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卽光武履冰渡河，未畢數騎而解處，地名危度口。周禮注曰：出鹵城，山海經曰：秦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至真定南，河闊一里，每暴發則衝激漂蕩，府城受其嚙噬矣。燕趙水皆清，惟盧溝及此濁，水急不甚深，光武本紀乃曰：冰堅可渡，其下流經河間。

府獻縣北十五里。則河反堰於真定。然中流楸杙爲梁。可知其仍不深也。水經注曰。漢蓋咨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費。自都盧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二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爲謁者。監護水功。訓知其難。立具言。肅宗罷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立。叔父以爲訓積善所致也。職方并州川曰。庫池。嘔夷。浸曰涑。易。蓋涑易合流至容城。雄霸任邱之間。匯成大澤。北人呼湖曰淀。今歲行水圍處也。嘔夷不知何水。水經注曰。涑卽溫夷之水也。豈其是耶。由府城而南。河上有輿梁可行。取入秦便。故西涉河也。河之南。南行爲趙。魏。楚。滇。黔。之道。卽入秦南道也。予行中道。故折而西。獲鹿。古石邑。隋鹿泉。唐獲鹿縣。在山籠城。西有溪水。磊石爲雉堞。以代瓴甌。蓋甚堅也。境出海山石。皆成松形。雨後更顯。

自都門至獲鹿縣。凡六百三十五里。經府州縣十城。外盧溝橋一城。其地皆平原廣野。利於馳驟。西望太行。東極海壖。無高山險阻。惟久雨暴潦。則溼。易巨馬。潞。漳。沱。諸水。橫溢。不易行也。

獲鹿縣西入山行。三十里經白石嶺。又十里涉微水。又十五里經張村。南涉河。上下山嶺。凡十里經井陘縣。

縣西卽唐土門關。古井陘口也。安祿山之變。以官軍扼土門關。不得西。乃出南道矣。道旁有墓山。韓信使人持漢赤幟登墓山是也。後魏葛榮之亂。民有不從者。於此抱憤而死。故一名抱憤山。今邑中有淮陰侯廟。微水出固關之南。合井陘水。北注漳。沱。井陘漢縣。唐并州。宋天威軍。城南臨水。北據山。水勢甚